

于是一步一步地折返,细细品味云冈的蕴涵:佛传,今生,因缘;石窟,拱壁,莲台;殿宇、楼阁塔柱……一千五百多年了,一切都在时光的剥蚀中,斑驳漫漶,所留下的,或许只是恒久的佛心。踱来荡去间,趋退俯仰时,总见云冈的佛儿在平视着你。但这并不表示着一种平等,而是在询问你有没有平视佛的勇气。你平视了吗?你躲闪了吗?你赧颜了吗?你惊恐了吗?总之你听到了心跳,是你的,也是佛的。佛心无非是人心。

我由此想起,在云冈,在古国中华,佛的被毁往往与人格的沉沦联结在一起。这似乎说明了点什么。我想每一个身心健康的社会或人,当你微笑着面对佛的平实——为他的无嗔无怨,为我的无悔无愧。但要反过来说呢?

我不愿说,只愿为云冈也为我们作最好的祈福。

临别云冈时,看同行的玩家们也都有了心事,沉沉郁郁地,坐化成遍布众佛的云冈。再看云冈,有恍若一片悠悠的云,飘越灵台,飘向天心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及巨涛(1955—2010),作家,徐州市作家协会主席,代表作《流云楼说艺》《运河四季歌》等。



朝圣 追寻梁思成林徽因的路

◇ 韩石山

应县木塔——中国的“比萨斜塔”,寻找它,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灵感,这是应县木塔。

我们的最后一站,恰是当年梁、林二位作山西古建筑考察的第一站。当然还得加上大同的华严寺和云冈石窟。

此塔的全名应是佛宫寺释迦塔,建于辽代清宁二年(1056年),是现存最古的木塔。塔身总高67.13米,底层直径30.27米,平面八角,外观六檐五层(底层为双檐),各层间夹设暗层,实为九层。各层屋檐上,有挑出的平座与走廊,可供凭览。若是一座砖塔,也就平淡无奇了,奇就奇在它是全木结构,没有一块砖石(除了底层的土墙)。塔上所用斗拱式样繁多,竟有60余种,规格与变化之多,举世少见。这样雄壮华丽而又细部精巧的木塔,不光是我国,也是世界上木结构建筑的杰作。



我感兴趣的则是梁思成寻访这座木塔的故事。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细,更多的却是一个文学家的灵感——上世纪40年代,梁思成真的获得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。

沧州狮子应州塔,

正定菩萨赵州桥。

这是当年华北一带流传的民谣。狮子、菩萨他不感兴趣,而塔和桥,则是他关注的对象。正是从这则民谣中,他知道山西的应县有一座名塔。究竟是怎样的形制,万一去了只是一座清代的建筑呢,聪明人自有聪明的办法,他给应县邮政局去了封信——哪个县会没有邮政局呢——让“试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”,提出自己的要求,希望得到一张应州塔的照片。当他会付钱的。没多久,真的回信了,是山西应县XX斋照相馆。信中附了一张清晰的木塔的照片。主人不要钱,只要些北平的信纸和信笺作酬金。(大概就是去年,我在《太原晚报》上曾看到一篇文章,写的是应县这个照相馆主人的事,附着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,旁边的题词上有照相馆的名字)

这次考察,是以营造学社的名义进行的。主要目的是考察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,工作进行得很顺利,因此节约了时间。

林徽因顺便考察了云冈石窟,梁思成和莫宗江来到应县。此时林徽因考察完云冈石窟已回到北平。见到应县木塔后,梁在给妻子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:“塔身之大,实在惊人。每面三开间,八面完全同样。我的第一感触,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,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!”

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。不见此塔,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佩服极了,佩服建筑这塔的时代,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,不知名的匠人。

接下来,我们应去大同和云冈,去看上、下华严寺和云冈石窟。只有这样才算是真的追寻了梁、林二位建筑大师的足迹。但我是再也不去了。华严寺和云冈,我去过三四次了。

那就不写了,让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去想象吧,山西的古建筑,就是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。实则我知道,华严寺和云冈石窟,知道的人甚多,就是不写也没有什么。

